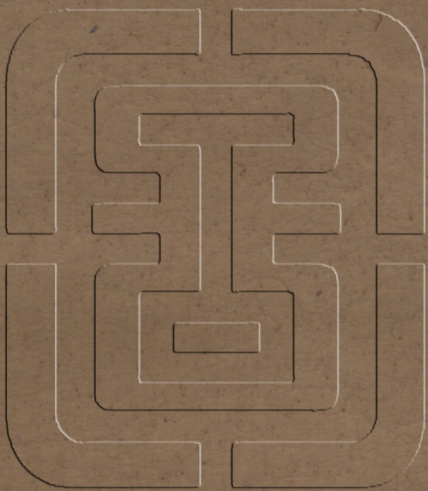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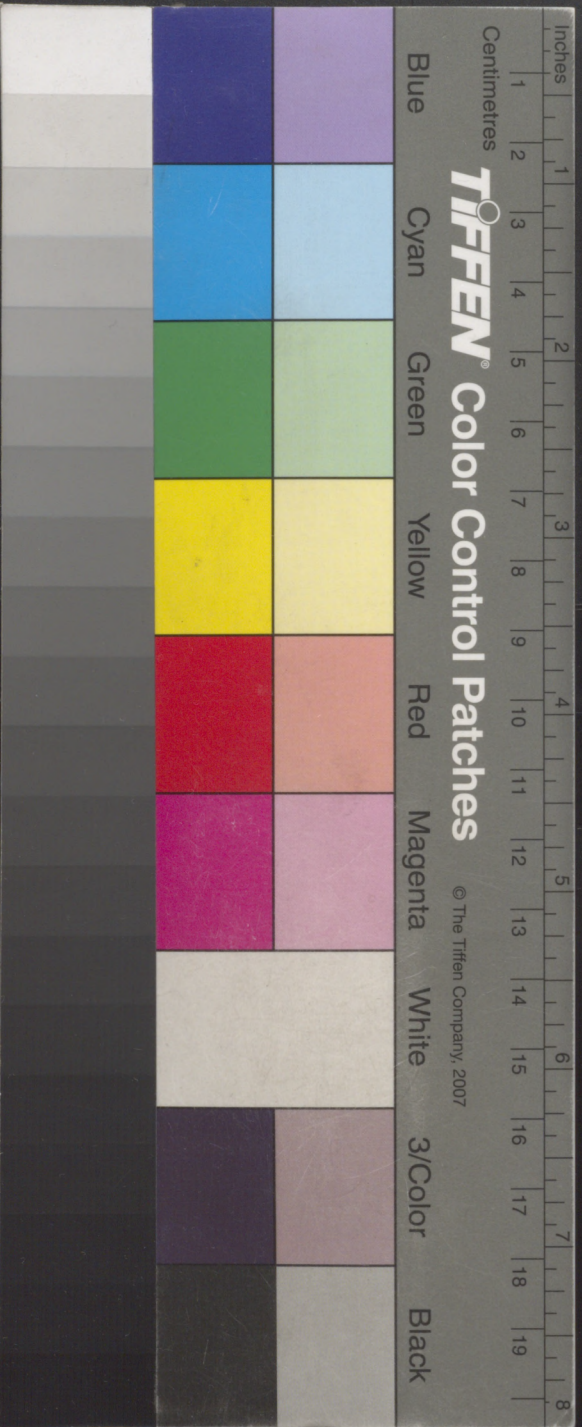


1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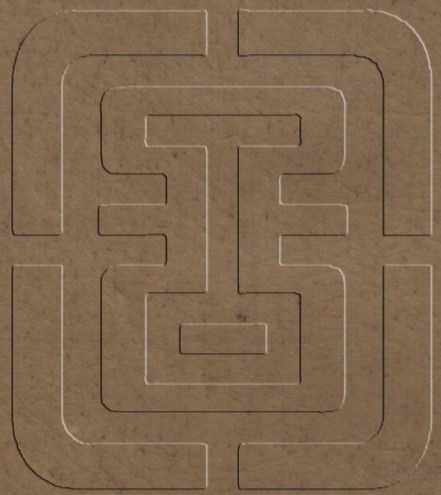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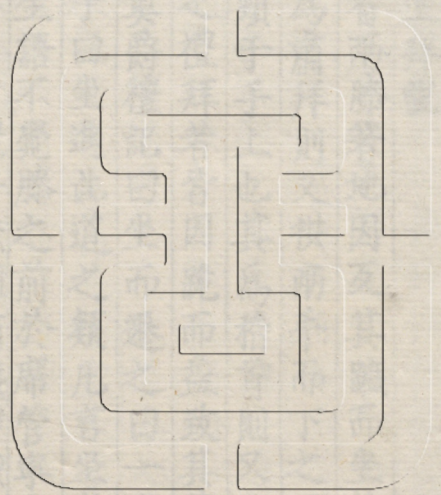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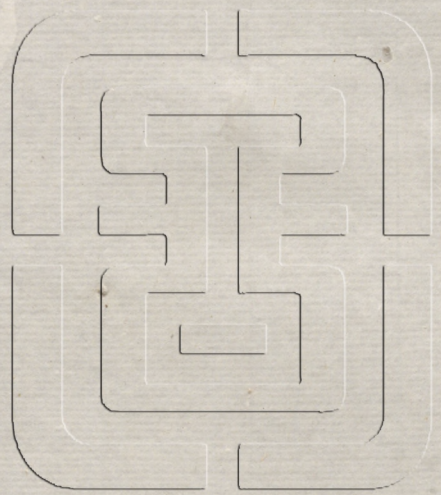
三三三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雜著

跪坐拜說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  
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  
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  
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  
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  
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  
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  
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  
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  
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矣



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  
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  
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  
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啓  
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  
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  
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  
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  
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  
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  
項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  
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畧為考禮

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  
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  
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  
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私試  
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蓋蓋之高下適與人  
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  
享則不可知其尊之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  
則是俯伏匍匐而就地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充足据信  
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  
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象為小  
上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跌也去年又  
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羨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  
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



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  
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繆爲  
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  
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周禮太祝九撻辯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主名還依四種  
正拜而爲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  
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褒拜  
附稽首奇拜附空首又云空首一拜其餘皆再拜肅拜或  
再故卻至三肅使者

一曰稽首

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

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  
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  
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  
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  
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  
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于天子大夫于諸  
侯皆當稽首

二曰頓首

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  
而又引頭即舉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  
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九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  
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



三曰空首

注曰拜頌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各空首各疑銘君答字之誤臣下拜也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即舉故名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

四曰振動

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為振動疏曰案中候膺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入鄴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鳥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

受赤雀之命為稽首拜也

五曰吉搯六曰凶搯

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記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疏曰拜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疏曰若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



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受父也

七曰奇搯八曰褻搯

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為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

一拜答臣下拜褻拜再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

拜先屈膝今雅拜是疏云後鄭不從此說

九曰肅搯

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搯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

事故敢肅使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

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又曰儀禮賓搯入門推

手曰揖引手曰搯記疏曰少儀妨人告事雖有君賜肅拜

壺說

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為

相求互見之功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

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

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為圓形斗五

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

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

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

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

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圓壺腹徑九寸而

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圓壺腹徑九寸而



圍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  
顧乃依違其間詎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  
求之凡此定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  
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  
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  
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  
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共廣八寸五釐而外方  
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  
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  
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  
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  
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

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  
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深衣制度 并圖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爲寸

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掖

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  
之半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於衣每三幅屬衣一  
幅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為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斲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太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鳥喙內向而緝之相背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

衣裳皆緣

緣用黑繒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績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寸一半布外接出

大帶

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再繚之為兩耳及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繒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絲條廣二分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

緇冠

緇紙為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上為五梁辟積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武之兩傍半寸之上敷以受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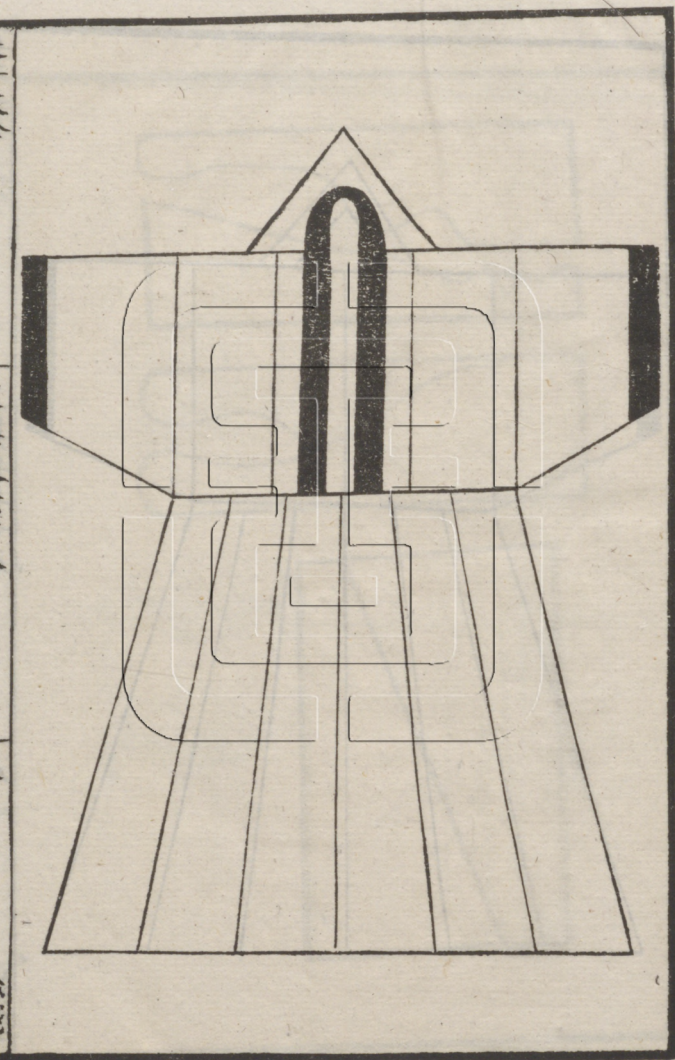
并用齒骨凡白物

幅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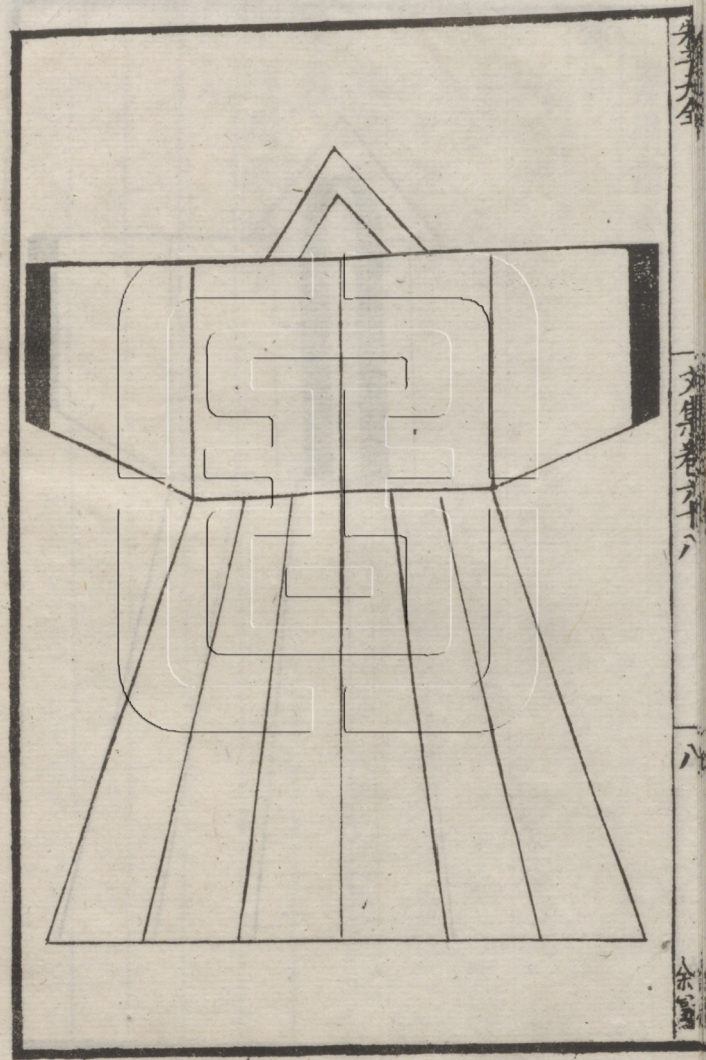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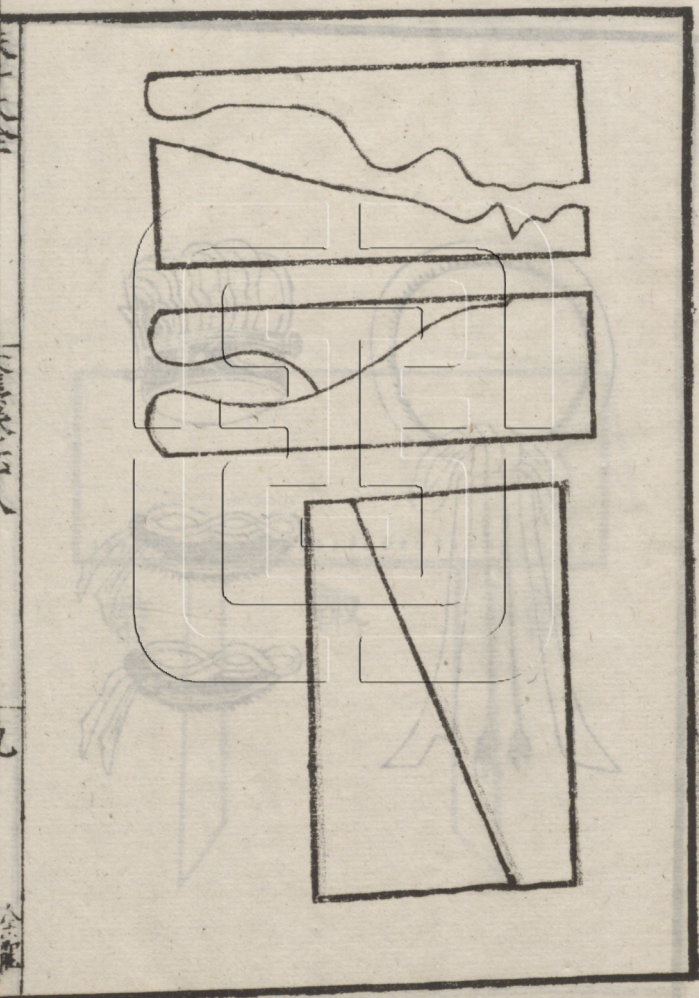
用黑縑六尺許刺一邊作巾額當中作帳兩旁三寸許各綴一帶廣一寸許長二尺許循帳中上反屈之當幅之中斜縫向後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乃以額帳當頭前向後圍裹而繫其帶於緇後餘者垂之

黑履

白絢縹純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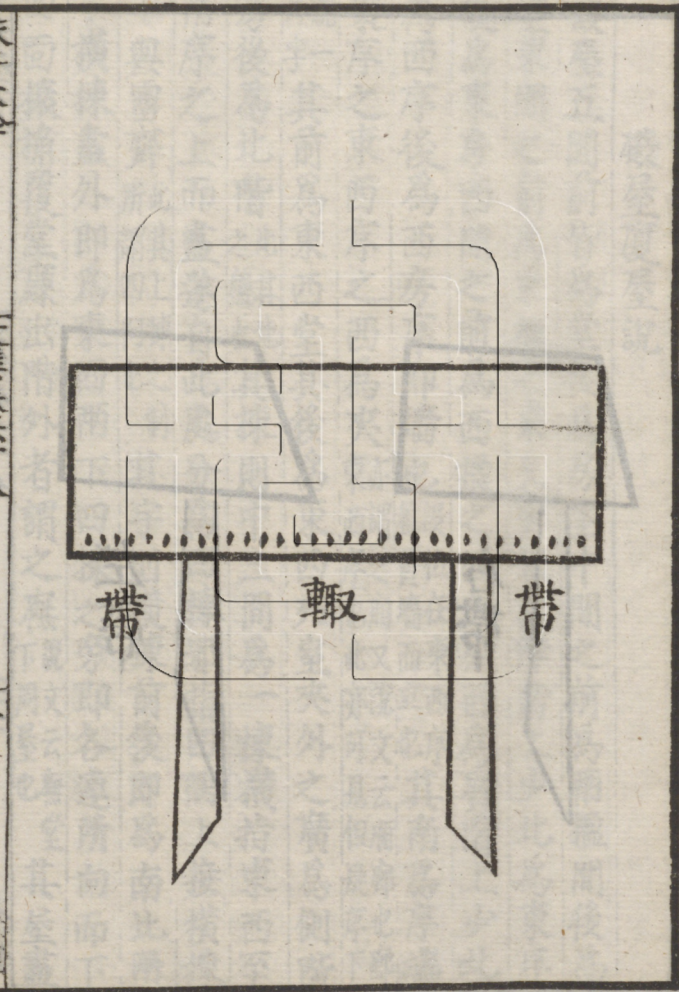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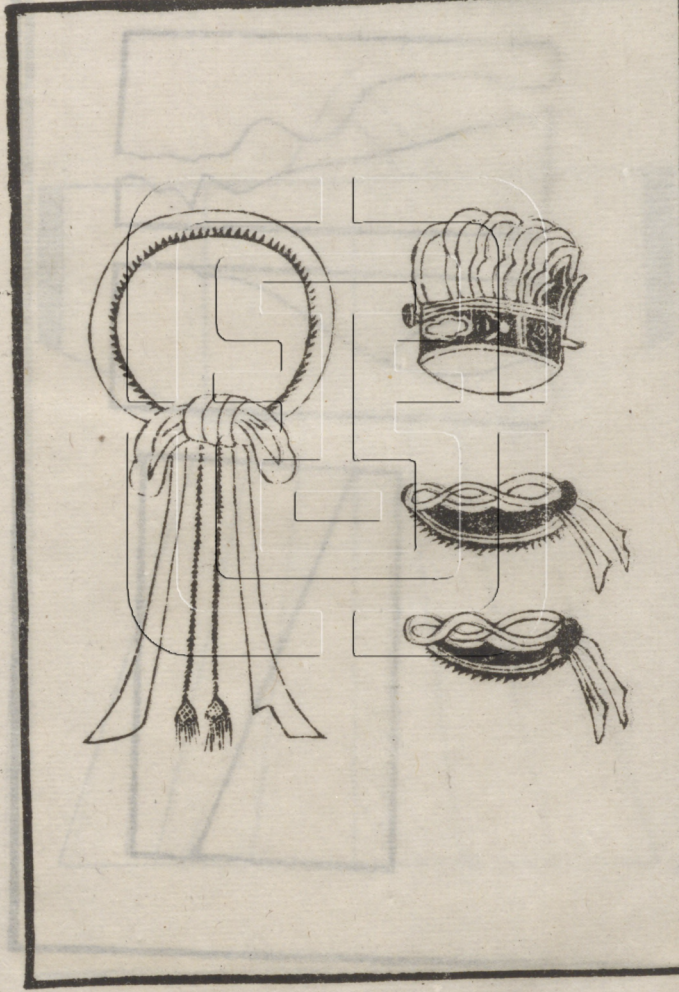
卷之六

文庫卷之六

六

余





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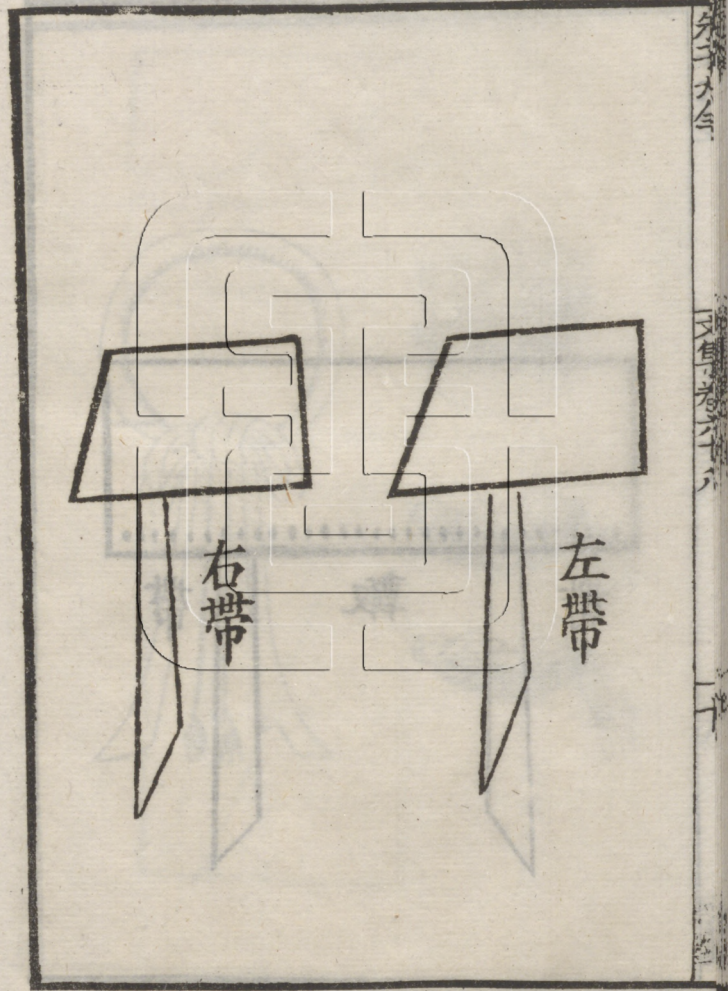
輶

帶



殿屋廈屋說

殿屋五間前皆為堂後為房室中間之前為兩楹間後為  
 室東間之前為東楹之東又少東為阼階上少北為東序  
 後為東房西間之前為西楹之西又少西為賓階上少北  
 為西序後為西房序即墻也設位在東西序者負墻而立也其南為序端  
 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為夾亦謂之廂也此亦可見但疑序下  
 外字脫一其前為東西堂其後為東西夾室夾外之廣為側階  
 房後為北階此其地也其棟則中三間為一棟橫指東西至  
 兩序之上而盡遂自此處分為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  
 下與鬻齊此其上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橫棟前後即為南北兩  
 下橫棟盡外即為東西兩下四棟之旁即各連所向而下  
 四面椽桶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廡說文云廡堂下周屋也其屋盡





水下處謂之雷北其下字

厦屋則前五間後四間無西房堂中三間之後其餘並如

殿屋之制但五間皆為橫棟棟之前後皆為兩下之宇橫

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搏風之下亦為兩廡接連南

北以覆側階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儀禮疏云鄉大夫為夏屋其室

兩下而四周之

殿屋四阿連下為廡四面之簷其水皆多故其簷皆得

以雷為名厦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簷亦謂

之雷東西兩廡則但為腰簷不連棟下又不出搏風之

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

雷名也榮翼乃接簷之名雷乃直指搏風誤矣

### 明堂說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

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箇東之北為青陽左箇

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為明堂左箇南之西即西

之為明堂右箇西之中為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為總章

左箇西之北即北為總章右箇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

東即東為玄堂右箇北之西即西為玄堂左箇中是為太

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箇右箇則青陽之右

箇乃明堂之左箇明堂之右箇乃總章之左箇也總章之

右箇乃玄堂之左箇玄堂之右箇乃青陽之左箇也但隨

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

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墻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春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殿賈氏曰中春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殿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

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楹下爲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旁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突

鳥反

郭氏曰突亦隱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窓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兩因雷之是以後人戶室爲中雷開牖者象中雷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角在內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

郭氏曰窓東戶西也覲禮斧袞亦以設之于此而得袞



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  
又曰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戶專  
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  
夫士房戶之間於堂爲東西之中按詩正義曰鄉飲酒  
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  
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  
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內間爲正中  
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  
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  
而戶牖間設矣處正中矣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

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  
正義曰大戶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  
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此一房之室  
戶爲西當致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  
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  
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案  
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  
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  
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  
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  
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  
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  
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  
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  
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  
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  
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  
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楹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

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物  
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  
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  
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  
內矣物當楹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  
物在楹間則楹在楹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  
椳椳侏儒柱也梁楹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楹之  
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蓋蓋陳於楹內兩楹間  
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  
相當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  
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楹以南爲堂堂凡四架前  
楹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公當楹拜訖更前北侵半  
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  
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  
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  
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即言東  
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兩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  
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視浙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  
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  
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  
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  
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  
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  
通爲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觀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  
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即西箱也釋宮  
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廂亦曰東



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按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案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

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性饋食禮主婦視饌饗于西堂下記曰饌饗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審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

堂之側邊曰廉堂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階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饗鬯設于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勝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擯置于西序而擯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此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饗餼醢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醢醢南列米在醢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李本

文集卷六

三

余龍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雷接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雷將曲者至門內雷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雷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雷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關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闌西闕外注曰闌楬也玉藻正義曰闌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楬在地者謂之臬

郭氏曰即門楬也然則闌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闌東其西曰闌西

門限謂之闕

釋宮曰秩謂之闕郭氏曰闕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闌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高七箇大高牛鼎之高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



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  
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  
鼎門外之右也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  
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  
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  
禮賓問鄉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  
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有俟  
于宁也凡至門內雷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  
並行則俟于雷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  
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

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  
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  
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  
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  
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  
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  
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  
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鄉  
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  
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享于廟門



之右是也闕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案觀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墻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

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饗饒于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交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



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躡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躡行毀廟門西邊墻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墜于西墻下注曰西墻中庭之西特性饋食禮主婦視禭饗于西堂下記曰饗饗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墻下案門之西有墻則墻屬於門矣西墻在中庭之西則墻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墻下則墻周乎堂矣墻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皆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

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案士喪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入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雷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案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殿



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雷兩下則唯南北有雷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雷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雷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招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招齊謂之檐楚謂之招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飭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雷則門屋之北雷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案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招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

宮曰檐謂之摘郭氏曰屋招邢昺曰屋檐一名摘一名招又名字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坳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籩饔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坳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招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雷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雷是也雷以東西爲從故曰縮雷此雷謂堂之南雷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袞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



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祀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云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

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攷

### 答社壇說

所喻社壇別紙奉報此是見行禮制更可計會法司檢淳熙間所敘冊子爲佳此事在州郡爲至重今人皆不以爲意太守乃能及此深可爲法又能擇賢者而屬之尤見其不苟也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壇如社壇之

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鐘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刻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壇二十五

步壇飾各隨方色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



足容物

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淳熙中曾有印本

放行州郡法司必有之可更檢看又以行事儀考之

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壇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遺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齊廳以

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向行事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令每步六分之二

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

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後段壇內二十五步其說亦然

高三尺

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為一級也

也

### 四出陛

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傍各以石

砌作漫道隔斷使其中為陛級外為壇級可也

### 社主

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

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

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

上更宜詳考畫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央即無設

祭處矣

### 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

壇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

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為步則



爲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爲壇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齊  
廳相望得見壇上不用瓦蓋但以磚兩面砌之使其  
走水尤爲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  
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  
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  
狀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  
此者或恐易得損壞不作亦得請更依此步數丈  
數界作方眼中間以紙剪作兩壇貼之便見四面壇  
脚取遺丈數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數下  
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 壇飾

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  
四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疎不

砌恐易壞赤土飾之又恐僭於郊壇不可用也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陞方深取足容物

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壇門內兩壇邊各  
於中央下日隔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  
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閑時以土實之臨祭  
即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版  
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  
守視

### 燎壇

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來喻所云燎壇爲風  
師兩師雷師設者是也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  
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兩雷於



東南大畧如此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不謂建寧大邦乃無風雨雷神之壇而寓於社稷之壇也新儀所云在神壇之左而高於神壇者不謂此社稷壇左設燎壇而高於社稷壇也

植木

按周禮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本府之所宜木植之

尺

壇壝等亦是禮制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井田類說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

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

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彊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

以資富彊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

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田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

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

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彊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

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



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  
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畧  
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筵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  
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  
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  
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作班志望相接疾病相救民  
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  
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  
墾肥饒不得獨繁墾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喪男爲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  
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類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

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並班志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  
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環廬種  
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菰殖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  
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  
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  
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大夫  
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  
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盍彼南畝田峻至籊  
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  
則出民間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  
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



不得出暮不持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  
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  
子亦在序室未征役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  
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  
禮樂而知朝廷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  
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  
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  
於鄉學以下以何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將散行人  
休說增損脩定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  
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三年  
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

續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  
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  
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  
並以班志修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  
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  
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  
十為衆衆班志並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  
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  
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



鄉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  
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  
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  
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狝舍以苗秋治兵以彌冬大閱  
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  
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  
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  
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連帥牧下並依班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八終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九  
雜著

禘祫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  
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  
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  
恐非顛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其制皆為  
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諸昭故學者改昭為昭昭明  
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  
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世室亦曰世室亦曰世室  
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祫同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  
主所藏曰祫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  
主藏於文武之廟群穆於文群昭於武明堂位二昭二穆  
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  
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  
廟親盡於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於昭之近廟而遷其  
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  
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遷其於主  
此九毀廟遷主改塗易穆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  
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  
同傳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  
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  
后稷為太祖不窳為昭鞠為穆必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  
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  
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之昭也穆考詩稱武王之穆也  
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耶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  
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耶武王在左穆於右蓋其次序  
一曰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穆於右蓋其次序  
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也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  
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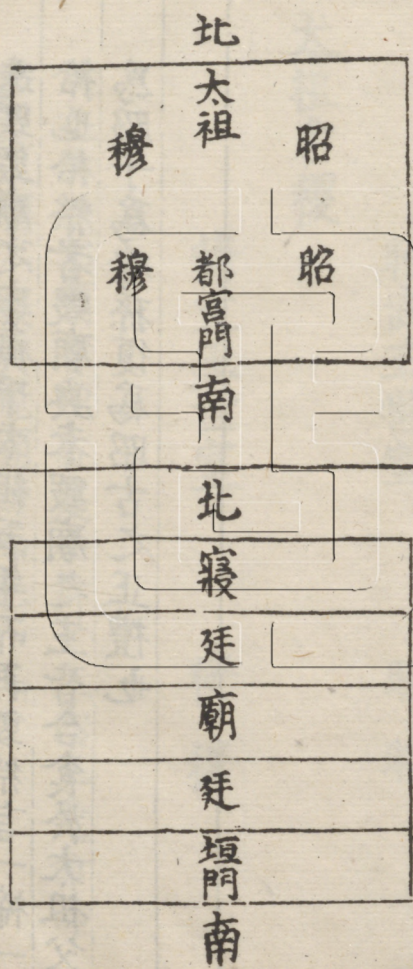
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  
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  
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末詳其說貢禹常元成康衡  
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  
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  
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  
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  
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  
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  
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  
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



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

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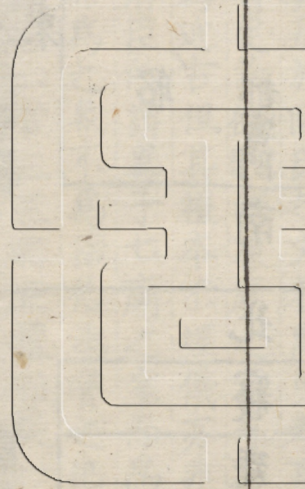
韋元成等主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帝元成等周廟圖

太祖后稷

昭武王世室

昭昭

穆文王世室

穆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太祖后稷

武世室

昭昭昭

文世室

穆穆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窳公劉皇傑毀前高圉公叔王季武康穆懿夷宣鞠慶節差弗公非亞圉太王文王成昭共孝厲幽

周七廟圖

周九廟圖

劉歆說

稷

高圉以

公叔王季

文王時

稷

公非以

高圉公叔王季

武王時

稷

亞圉以

公叔王季

武王時

稷

上藏主

亞圉太王文王

武王時

稷

公叔以

王季武王

成王時

稷

高圉以

公叔王季武王

成王時

稷

大王以

王季武王

康王時

稷

亞圉以

公叔王季武王

康王時

稷

王季以

武康

昭王時

稷

公叔以

王季武王康王

昭王時

太王

昭王時

五

余虎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武世室成昭	武世室成昭	武世室成昭	武世室成昭	武世室成昭	武世室成昭	武世室成昭	武世室成昭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文成昭共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孝厲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幽王時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  
 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  
 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  
 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  
 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  
 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  
 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  
 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  
 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燥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  
 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  
 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  
 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



去右壇而為壇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  
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廟與右祧為穆如  
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  
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  
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  
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壇壇之左右亦出先儒一  
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  
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壇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  
徑壇穆不可以各由其序而遽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  
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  
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

於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  
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父  
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  
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  
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  
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  
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遽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  
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  
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  
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  
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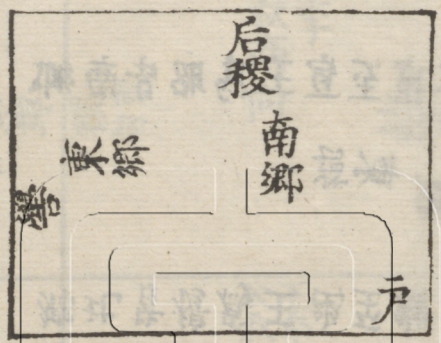


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  
 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  
 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  
 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  
 安知不如時裕之位乎

時裕有圖在後



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  
 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  
 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  
 始祖配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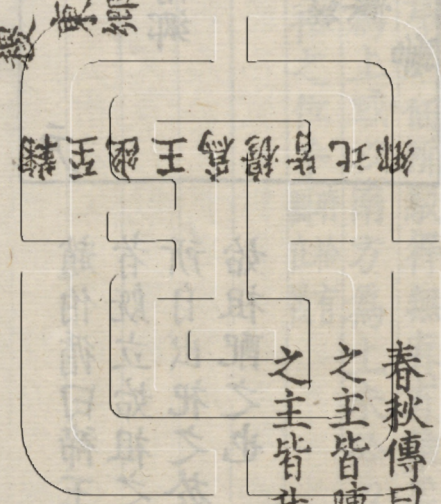
周大禘圖

鄉南皆昭為王宣至不

鄉東遷后祖太

鄉北皆穆為王幽至

春秋傳曰禘祭者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群廟之主皆并合食于太祖



周時禘圖

王季公叔南向

武王

稷向東

武王

王季公叔南向

武王

稷向東

武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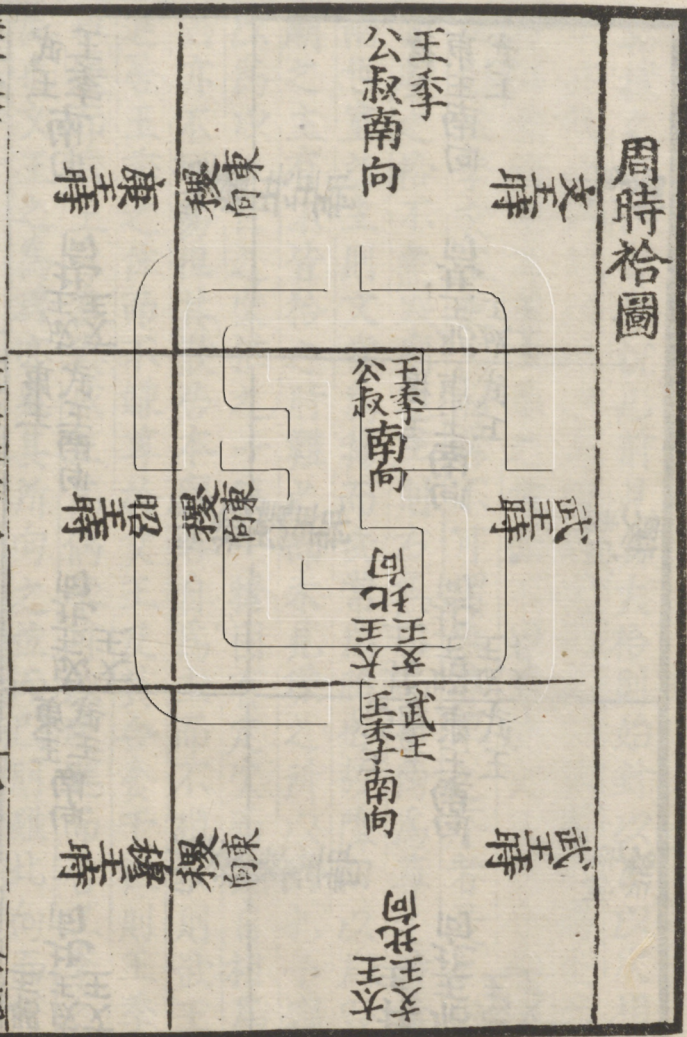
武王王季南向

武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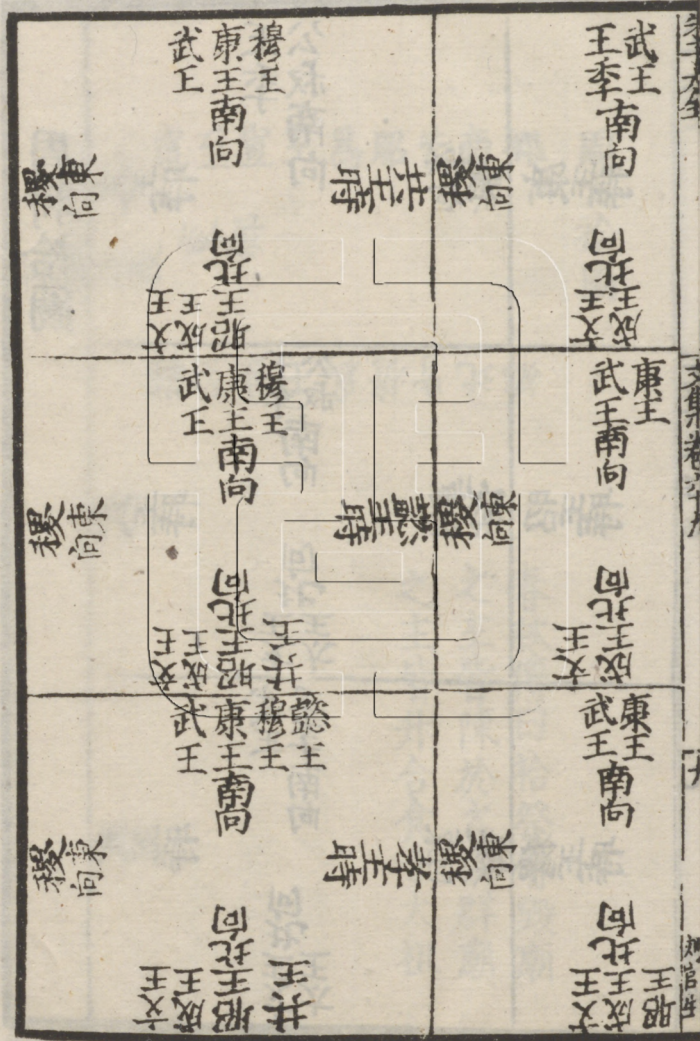
稷向東

武王

武王王季南向







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裕則始封以下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璠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裕不兼毀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不皆裕之時難之而未見璠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



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別定廟議圖說

圖已見前

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魯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屬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大指以爲僖祖實爲帝者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不當祧毀合仍舊居太廟第一室四時常享則居東鄉之位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宜毀而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爲世室其宣祖真宗英宗則遷於西夾室以從順祖翼祖之後祫享則序昭穆於堂上而時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



室為親廟時享祫享如儀異時迭毀則三昭三穆以次而遷唯高宗受命中興異時雖或親盡亦當如仁宗故事別為世室百世不遷蓋雖通為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穆外其始祖之廟與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劉歆說而兄弟相繼各為一世先儒亦有定議并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且謂他日恢復中原還友舊京則又當別考古制世為一廟而革去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陋蓋不獨為今日議也而廟堂持之不上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為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毀撤僖祖宣祖廟室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然給舍樓鑰陳傳良又復牽合裴綴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蓋將問

之以此也熹因節畧狀文及為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為然且喻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申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即今來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寮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椿亦皆以熹說為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為說易致混亂而嘗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故備著之而



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特故之故疑衍

### 君臣服議

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遺詔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常用布四脚直領布欄衫麻經而已此符當與遺詔同日俱下乃進數日有司不度惑悞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幘頭於直領布欄下注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幘頭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製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幘頭亦名折上

巾其後乃以漆紗爲之而專謂之幘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幘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製者耶抑將以紙爲胎使之剛強植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爲者耶至於直領布欄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爲之說者曰雖爲上領而不懸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



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欄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  
下欄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  
直領布衫者而又有曰布欄衫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  
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欄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  
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爲失也今既不察  
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欄遂解直領爲上領不  
盤而增欄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詭古而不自知其  
實之悞反至於廢古以徇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  
著管屨而符乃無又承用之者遂履鞮以赴臨殊乖禮意  
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爲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  
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  
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

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  
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  
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  
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  
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大  
袖布欄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  
脚直領布欄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  
黃衫黑銀帶群臣之服分爲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  
四脚大袖欄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幪  
頭大袖欄衫袴腰經其下等則布幪頭欄衫腰經而已詳  
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爲一  
襲者又有四脚有欄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爲一襲者

禮記卷之九  
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悞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為古制斜巾乃民之蓋古者冕之遺制也今成服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字文氏廢古冠而為之若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衮冕通天幘頭帽雖皆直領上領古裙今禩御服如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見前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不履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有四脚幘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其說亦見前兼禮官亦云四脚條幘頭則知二皆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幘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

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揄袵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群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



無紛紛之感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難以元  
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  
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  
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  
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  
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  
下爲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  
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  
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  
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  
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  
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踈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

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  
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  
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  
全雖以白紙爲冠而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  
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  
之宜分別貴賤親踈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  
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  
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卽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  
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  
夫以上則並須禴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  
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  
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



相承已久而遽盡革去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疎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爲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

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民臣禮議同安作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揔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



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禮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蓋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嘗經政和改制蓋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爲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恠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揉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

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疎畧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傳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錄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畧銀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通於守令廳事畧銀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通於學一通於寺觀皆積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銀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求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頌禮州縣各爲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



司者祭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  
 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唯釋奠從祀所用器物為多難以悉  
 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為準式付之州郡積藏於太  
 守廳事使其制為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  
 即賦發於州縣各為若  
 干詣行在所屬製造其器物用者自為一庫別置主典  
 與所積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  
 用此法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  
 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為  
 古禮服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土人  
 除祭用人吏當味其制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  
 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熹嘗考釋奠儀  
 之未今別賦之更加詳考而正之  
 仍為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為一圖與書通班  
 之守觀如  
 書法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

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  
 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  
 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  
 難也故述斯議以為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

改官議

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  
 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  
 降指揮令舉

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犯入已贓并  
 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  
 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即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  
 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



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

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王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昏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有庸繆即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有職各者即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進矣

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為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是以才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閑易辦之縣才短者昧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兩失其所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為次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

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為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為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閑縣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年為任

一累任教官不曾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官

###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塔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恠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足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

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



斷以已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  
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  
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  
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  
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  
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大學試  
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大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  
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  
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  
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  
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  
欲揅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

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大學終場人數

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為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

若干以為新額如以十分為率而取其一分則萬人又損大

學解額舍選取入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

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

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

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

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

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

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

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

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敎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  
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  
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  
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  
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  
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  
且取其半而又依其半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專委  
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  
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  
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  
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  
其尤異者持薦補官餘令持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

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殿試各升一甲

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

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

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

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

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

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

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

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

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

罷則限以三舉而遽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

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

取人分數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



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且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

李本全 文信堂

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  
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  
年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  
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諸經皆  
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  
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  
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  
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刑統勅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  
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皆可為  
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  
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  
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

卷之六 二十四



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

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



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爲闢釘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勅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

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畧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



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  
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  
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  
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  
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  
列他說而以已意反復辨折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  
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  
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  
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  
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  
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  
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

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  
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  
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薦所記元  
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  
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大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  
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  
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  
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  
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  
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  
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  
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



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從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戒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

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授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太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折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



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  
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為俗學之所  
病矣夫如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  
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  
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  
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為當路  
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天子之禮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又  
謂若如此却是自己著書也遂除去不  
用今惟見此一段豈  
掃給議之類皆是歟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  
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  
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

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  
詔之微下本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

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狹賁之規狹賁勇  
士掌執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謂之寧倚几有訓誦之諫師

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謂書瞽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

規誨士傳言庶人諂商旅于市以陳也陳貨物百工獻藝

以諭其技藝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御

瞽幾聲之上下樂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

七人面列廷爭以正袞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

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



之從足以作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  
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  
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  
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  
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  
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故嚮明而治故在前  
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  
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

宗文

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

三朝五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

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卑門此鄭司農說也

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

之廷曰內朝臯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農掌其

聽詔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朝士正其位宰夫掌

其法大儀正其位掌王之位而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

大儀正其位掌相族入朝焉王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

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雖

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鄉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廡

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

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

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

余文



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內朝何謂貨賄曰有  
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  
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  
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宗  
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  
以待予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  
好之用而金玉玩好正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  
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用深衣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  
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  
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盞

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笋菜設儀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

代加勺幕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

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酌西設獻

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

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

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

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

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

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

北向贊引獻官諸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脫手升焚香再

拜降再詣盥悅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

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幕酌酒獻官以爵授



賚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賚跪投爵獻官執爵三祭奠  
爵於籩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  
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  
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  
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  
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  
再拜退

獻者 贊者

分奠二人 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趙婿親迎禮大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及 具饌設椅卓置於堂

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著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  
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婿盛服注人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于次女尊長父母

之禮出迎婿於門外揖遜而入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

立西向婿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主人不答拜姆奉

女出中門至于廳事婿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

登車下簾婿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婿乘馬在前婦車在後

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婿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

婦從之贊者導婿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

於閭內東方婿從者布席於西方婿立于東席婦立于西

席婦拜婿答拜婿爲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婿東婦西從者

斟酒婿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殺婿揖婦同祭殺食畢

餘龍



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  
徹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九終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雜著

讀呂氏詩記彙中高甲辰春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  
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彙中溱洧之篇則  
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  
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  
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  
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  
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  
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况  
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



巧爲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  
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  
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  
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  
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  
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久不爲無所據者今  
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  
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  
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  
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  
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  
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

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  
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  
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  
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生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  
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  
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  
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厖雜之甚  
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况強以桑  
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  
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  
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



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取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生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

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道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

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首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託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



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諛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狙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顏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實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

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予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



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

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觀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



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歿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

功或乃徃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喜因妄謂日錄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裨闡熒燁誦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爲表裏亦不待晚年懟



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據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柰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誇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

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

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

書其後抑又嘗恠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

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寔發其

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即幾叟少鄉後改各淵者

也幾叟揚公之婿嘗以揚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

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類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

聞警余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寔在

建中崇寧之間善地疑居泰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為

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

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建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

大觀初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

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



有對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  
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  
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  
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  
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  
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  
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  
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  
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  
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  
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  
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

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  
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  
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  
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  
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  
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  
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  
竒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  
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  
一聽其所爲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  
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  
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



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

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况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已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



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  
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  
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  
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  
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  
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  
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  
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  
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  
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  
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  
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

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  
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  
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  
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  
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  
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  
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  
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  
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  
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爲  
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  
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



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辯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

書文而如此字之聲形為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為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奸慝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宜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唯此而不自諱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婢奴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垂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鷓鴣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



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  
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  
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  
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  
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  
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  
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  
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  
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  
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者則又不  
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  
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

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  
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  
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  
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  
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  
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  
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  
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  
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  
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龜山語錄因鄒道見雖元城劉公  
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不但兩陳公而已  
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



以正其罪顧乃胥胥焉偏指鳧鷖一義以爲寔奢汰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鈞之罪對放飯流歎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已未八月因爲精舍諸生說偶記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躓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後兩日有語予曰荆公正坐爲一道德所誤耳予謂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私說也子何病焉若道此語於荆公之前彼不過相視一笑而言曰正爲公不識道德耳吾恐子之將無詞以對也兩轉語偶與前說相似

故筆其後云

讀蘇氏紀年

程第允夫雅好蘇學蓋嘗以講於余而終不能無異同之論故其爲此書也用心甚苦而獨不以見視比其既沒乃得見之則有甚陋而可愧者恨不及與之反復其說也姑掇其尤者一二論之以爲死者有知尚當有以識余之意爾

蘇黃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爲能萬變而不窮故諸弟子之間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答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者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顏子者



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爲邦爾而終與聖人交臂其  
它雖未大有所得苟日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間亦  
不失爲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  
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達疑夫學之外別有形  
而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難哉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  
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  
小區別使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從  
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乎一科使  
學者躐等以爲進相誣以爲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  
則其開端便自遠大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  
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唯

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  
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  
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  
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爲之區溉種而特糶  
之風雨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  
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  
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  
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  
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  
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  
謂誣也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攬衣起坐此  
即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



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太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前兩段紀年所載皆其門人所記語意闕略恐於諸古史以足之如此云

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為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



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妙道之極而陰祕藏之不以告人而時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爲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則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得失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爲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爲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至於游夏之論洒掃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當由此而漸進非謂一告以此而遂一聽其所爲終身無復有所告語也觀夫子之與顏淵言至于終日而淵歎之以爲善誘循循傳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蓋亦可見但不躡等而已今日曰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

事於此而教者遂不復有所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顏子平生所問止於論語所記爲仁爲邦之二條則其考之又可謂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今日所學者此而其所以達者亦此則是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爲未達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可階之言則夫形而上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學之外別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也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顏子未由也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爲未達也其言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巧皆非是獨其譏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言則爲近之然所謂



道者已亦莫之識而未免於誣也蓋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學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為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言精一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不貳則其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於中也又謂孟子為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枝尤為謬妄今未暇辨後章詳之

記易誤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為所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為否塞非人道語脉又不同決是衍字其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簋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

記求嘉儀禮誤字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求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篇中第三



行即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爲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爲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何而爲句又如何而爲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巳之巳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巳從支爲巳有過支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巳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巳爲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

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病倦不暇細考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巳字三四乃饒滅其上體豈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

記鄉射疑誤

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勝爵之爲者余始讀此嘗疑長一人舉觶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舉觶皆卑且少者爲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觶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觶也至考燕禮小臣請騰爵者而公命長



注云長謂選鄉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  
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騰爵又請致者而公命皆致則序  
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騰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  
舉解于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但其詞大畧有以致讀者  
之疑耳昔邢子才不喜校書而曰日思其誤更是一適劉  
斯立猶深病之况此書不誤而入自誤反謂書誤而欲妄  
下雌黃於其間其得罪於信古闕疑之君子當如何耶因  
感其事又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喜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為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  
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己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

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  
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物  
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  
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  
然學者皆當理會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  
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入欲  
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  
發之時則可惟涵養又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  
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入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文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為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

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學而時習之

學是前一段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悅也上蔡說得習字好然必發明學字之意似無來歷耳悅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止蔡但云如此則德聚語亦未瑩有朋自遠方來觀聖人立言正意止為朋友講習上蔡所推似亦太遠人不知而不溫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溫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



又云自待者按此章惟伊川先生之說語約而味長最  
得聖人本意其次似皆不若尹和靖如上蔡之說非不  
奇偉然多過中少餘味矣

其爲人也孝弟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  
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  
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  
不覺爽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脈絡自有相管  
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  
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  
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  
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

實不但孝弟爲不僞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  
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  
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恐只當從伊川說

巧言令色

言自巧色自令不害其爲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不仁  
矣云豈以此爲不仁立語恐未安

道千乘之國

學者專爲記誦之學而不知所用固不可然遂以爲不  
待讀書而遽以政學則尤不可大抵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皆學者分內事而其先後固有序矣讀書求義理  
乃格物致知之事所以發明正心誠意之端也學者不  
本於此乃欲責成於人民社稷之間求其必當於理而



無悖吾見其難矣且天下國家雖有大小之殊然聖人於此亦各止其所焉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上蔡云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國亦可見其用心矣此似以爲朝諸侯有天下之故而用心於千乘之國之意恐亦有病

弟子入則孝

此章指人以所向之方使學者知所先後而已未遽及盡孝弟察人倫也大抵上蔡氣象宏闊所見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說必至此然後已亦一病也

賢賢易色

雖曰未學乃假設之辭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知人倫之至言之却似執文害義也且聖賢之語隨其

淺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須一槩說到聖人地位也  
主忠信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禮之用和爲貴

殆不若夷俟踞肆之愈此語欲有所矯而不知其過於

正

患不知人

知人者爲大乎人知者爲大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厚之私矣近世學者蓋有未少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非此語之流生禍哉上蔡於公冶長序篇論知人處甚佳此章却有病



上蔡語中諸如此類甚多此據鄙見論其尤甚者耳  
後篇隨看抄出幾於段段有可疑處不欲盡寫呈大  
槩亦只是一種病即此亦可以見其餘也近看諸說  
惟伊川所解語意涵濬旨味無窮其次尹氏守得定  
不走作所少者精神耳夫以上蔡高明之見在程門  
蓋鮮儷焉而其立言不滿人意處尚如此况其餘哉  
然則吾屬於此亦可以深自警矣

記疑

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  
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  
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

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  
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  
耳

愚謂此言務為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以告其  
君者似不知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  
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  
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  
而傳已之心哉且既由已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  
本於講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為言則亦將以何者  
為心之正而擴充之耶夫進言於君而其虛夸不實如  
此是不惟不能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啓其談空自聖之  
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



其初見先生即誨之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何也謂之心如何是心謂之性如何是性宜思之

愚謂此固窮理之事然非所以語初學者

某問楊文靖公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如何先生曰是非先生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親批呂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伊川曰中無倚著某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有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愚謂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着之意也不倚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而謂不倚者為未瑩今以不倚者之未瑩乃欲舉不偏者而廢之其亦誤矣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曰且只靜觀

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因為已發而且與之為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間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為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著矣

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為顏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即玩矣若



未有見又且放過

愚謂學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則必其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爾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無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程子之言乃因學如不及而言初不爲見處發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功積習之人觸類貫通而默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曰固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偏廢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曰天下皆稱其仁而已乃謂躬行實履之效非語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爲未遠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狂躁而迫切也甚矣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致知正欲其即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

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



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  
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孟子且如此說耳論其洞  
達無間又豈止塞乎天地而已哉

愚嘗深患近世學者躡等之弊發言立論不問其理之  
當否而惟恐其說之不高今讀此書乃知前輩之言既  
有以啓之者矣養氣之說學者且當熟講其方而實用  
力焉至於事皆合義而無不歉於心則是氣浩然充塞  
天地蓋不待言而自喻矣今不論此而遽爲浩蕩無涯  
之說以求出乎孟子之上其欺已而誣人亦甚矣哉  
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

愚謂性即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

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是以性爲一物而往來出没乎生  
死之間也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  
某言下有省

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  
有如此處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  
不自知其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

云云

愚謂此理固然然未嘗告以下學之方而遽爲此說便  
有使人躡等欲速而不安於下學之意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  
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



得某遂心服一二年間才見即問先生但曰理是如此其  
後某人有詩云云至此方有所得

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以勉  
人使汲汲於進學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  
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  
言專為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  
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  
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每見必問才見即問其躡等甚  
矣告者乃不之抑而反引之於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  
凌節亦甚矣且某人者自謂有得而所為詩語乃老佛  
陳腐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愚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  
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為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  
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為堯桀之所以為桀則豈可以  
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來無有者  
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遁之常談俗學之士  
從風而靡有不足惟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  
此則為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參前  
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倚前衡  
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  
在紳

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



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墻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恠妄至於如此亦可歎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窓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牕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吾仁則必無故而戕敗之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詩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以相傳之實學哉

顏子聞天下歸仁又問克己之目請事斯語所以游泳此理也

愚謂天下歸仁者克己之效問目請事乃其用功之實也某子之言失其序矣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之形體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愚按問者之言於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為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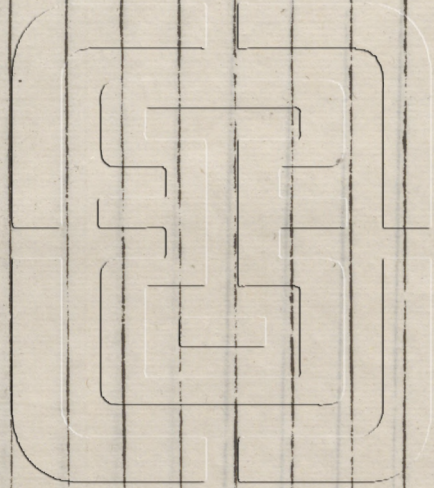


而又通之衆人豈其本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  
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於此如孔子於  
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即性  
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  
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之形體是乃釋氏  
想澄成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  
離乙答之云若道堅高不易知須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  
此知端的未免猶爲我與伊先生以乙之言爲是

愚按堅高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不易窺測之辭爾  
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嶢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  
甚焉且皆僂淺無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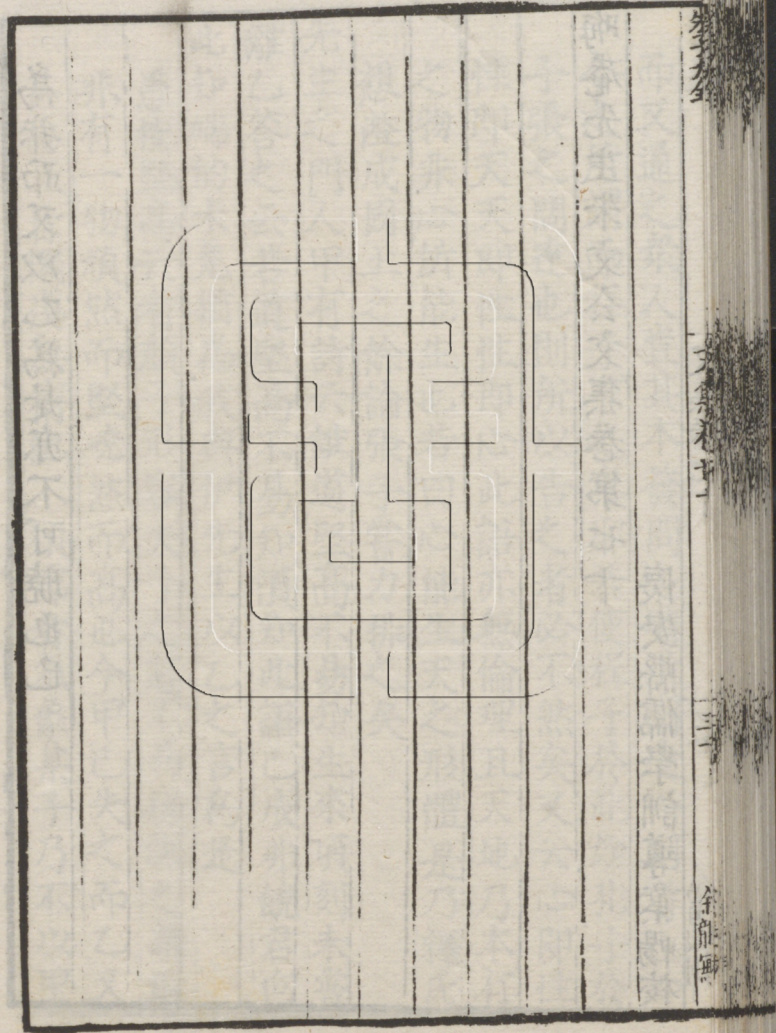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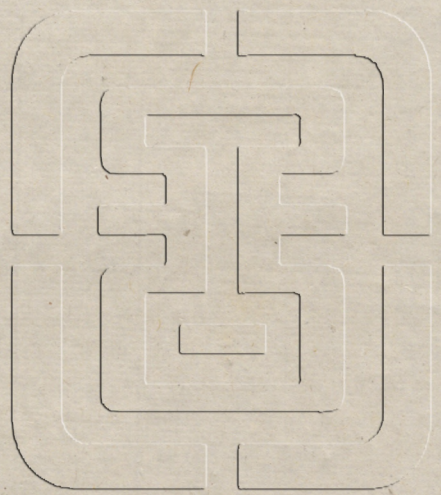
爲非而又以乙爲是亦不可曉也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卷之九

女界卷之十一

三

余龍



